



四書輯疏

學子古

二十九

仁記
2796
30-30



門0132
號 2796
卷 30-30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九

後學會津安聚著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盧未人曰民物本皆所愛而曰所不愛者輕重厚薄之間理一分殊之說也鄧雉千曰只宜渾

說為是若照註說明恐礙下丑問

註翼吳蘇右曰此章為時君好戰而發借梁惠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翼註曰首節仁不

四書訓蒙輯疏 卷之二十九 孟子 盡心下



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末補惠王出來○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及字如此認意張彥陵曰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盧未人曰只見其無所不愛故曰仁便見其一無所愛故曰不仁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鬥糜爛其血肉也通義曰言如糜之爛也胡復扶又之復戰期僂曰血肉膏于原野

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以恐民不能勝之故驅子弟殉之皆以其所不

五 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胡雲峰曰承所

厚者薄親親仁民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仁者無不愛而言由疏與疎同逮親陸稼書曰一以內外言

註翼賽合註曰何謂也今按殉以人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集註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明作三層說時解俱謂本章特重在民是以餘意而失正意也張彥陵曰當以民與子弟總屬愛而單以土地屬不愛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指南曰春秋二百四十七年之間

其書戰也自戰于郎以至戰于艾陵凡二百有三蔡虛齋曰征伐自天子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命方伯

以討之無有諸侯伐諸侯者若春秋征戰皆不稟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所以無義戰也陸稼書曰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即書爵書字者亦寓刺譏於言外今按擅與謂不稟王命而擅興師旅也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

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盟于召陵蔡虛齋曰召陵之師亦非稟王

命也何以為彼善於此曰如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以此問罪意猶在尊王也然以其意不自天子出且特假之以為與師之辭此所以僅為彼善於此而終不得為義戰也翼註曰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子泛論理

註翼指南曰皆諷諭當時之意蔡虛齋曰春秋是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吳棫右曰彼善句輕正

見無義戰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謂以正也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

翼註曰不必天子親伐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註翼蔡虛齋曰此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

諸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之重輕稱而過其實者

道政處有載事處孟子所謂專指載事處故云載事之辭呂晚村曰文勝則史古人文章之有過實處理本如此李岱雲曰蓋言理之書如易象詩禮無不可信故聖人只說信而好古未嘗說疑而不信即書亦非不可盡信故程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翼註曰蓋無書不

盡信之反有借之為口實假之為文

註翼

胡斐才曰書字專指尚書對下武成四書家訓曰此章舊謂概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非是

本旨孟子全為當時好戰嗜殺往往以武成血流漂杵之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白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今按前章及此章意在警醒當世而發之虛齋麟士二說不可從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

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蔡九峰曰反紂

之舊政也今按施仁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之類

註翼

取三策而已矣當活看不必謂可信者少不可信者多蓋武成之語一平實不可信者止

血流漂杵之一言耳故集註先解其辭云取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而後引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意字法字與前註義字辭字相應蓋所取者意義而不可盡信者辭耳其意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

杵春杵也

吳伯章曰搗或作鹵與櫓同楯也反兵器

所以敵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

北血流漂杵吳伯章曰漂浮也此特甚言之耳孟子

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

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不仁之心耳吳伯章曰設是言謂假設是言假此寄

惑之以為聖人在上亦或有時殺人如此則將長其

不仁之心其為害大矣今按後世指武王之後言非

指孟子之言也

註翼 四書脉曰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

王與紂說翼註曰至仁武王也至不仁紂也

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

武功故其詞云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造行音杭伍五人相雜曰陳行列隊交

兵曰戰兵刃鋒鏑之交

註翼 張泰嶽曰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之

事故做戒之胡期僊曰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

王用善戰善陳之人翼註曰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

之詞指南曰善陳以行行列整治言善戰以攻殺擊刺

在殃民上見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註翼 翼註曰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

伐言但不可平耳單主帛伐未是陸稼書曰天

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

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此引湯之事以明之好仁無敵此解見

反前篇 趙也董重三百兩索賈三千人

註翼 蔡虛齋曰要荒之外尚恐其後則近者可知

吳蘇右曰怨之若曰我亦苦于虐政也奚為後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此好仁無敵

矣兩車數一車兩趙格庵曰風俗通云車有

千書序作百此章主意在不在盛兵威作百則益

註翼張秦嶽曰革車兵車革車止三百兩而車馬未

其易敵矣吳孫右曰三百兩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宜乎

言若八百來會及庸蜀羗茅諸國其兵不在此數今

按革車書序作戎車謂將士所載也不必依孫子作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首

後王而趨以卒伍蓋

如今之親軍禁兵也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誓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張秦嶽曰武王入

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為他志行暴虐使爾等困

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非與百姓為仇敵也商民聞

之歡欣感激都來武王面前誓首至地蔡虛齋曰如

崩墜只是垂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

也陳紫峰曰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

焉用彼善哉

註翼 林次崖曰末節是直說出本意○按此四章意思相承皆救戰國兵爭之禍聖賢仁天下之心也張泰嶽曰蓋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胡期僊曰各指天下受虐之民言焉用何用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陳

峰曰下學猶規矩也可以言傳上達猶巧也必由心悟若徒守成法而不能默契其妙於法度之中非善

學者也陳定宇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

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莊

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道篇林次崖曰莊

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也

註翼 陳定宇曰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記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蔡虛齋曰梓匠

蓋就山取木者故以木名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者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輪故別為一工輿人除輪

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也盧未人曰此與大匠誨人章參看彼重規矩上言是學之法此重巧上

言是得之妙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止聲糗去久反茹音汝祗之忍反果說文作媧烏

果反○飯食也糗乾音糲音備也茹亦食也祗畫衣

也趙格庵曰黼黻二女堯二女也娥皇果女侍也側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不覺有驟得隨遇而安不以物

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以所性分去聲定故也庵潛

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張南軒曰窮而在下則無一

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蔡虛齋曰益真見夫外物之不能為損益故耳今按推原所以然之故也

註翼 蔡虛齋曰草蔬菜也青岩病叟曰飯糗茹草四

景象若固有之若將終身畫出舜澹漠的精神胡期

儂曰被服也固有舊有也林次崖曰若固有之言若

平素所有也丘月林曰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翼註

曰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

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

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

報復之事理勢必然而云爾一聞者我往彼來間一

者當時必親見有其事也

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蔡虛齋曰若殺人之

其親然其勢必至於殺其親故范氏曰知此則愛敬

孟子之立言如此所以警人耳

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張泰嶽曰苟能反而觀之

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

親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註翼 朱克升曰此章論施報之道而致做戒之辭李

重報復說愚謂玩孟子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語氣

則正重報復說而感應之理自見蔡虛齋曰親謂父

四書輯疏 卷二十九 孟子 盡心下

凡也。賽合註曰：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之重也。下正推言其所，以重處。今按淺說謂取禍重，未是。胡期僂曰：二其字指殺父兄人。陸稼書曰：殺人者人亦殺其身，亦可例見。此是孟子有為之言，故云。然指南曰：孟子此二言，真能止無窮之殺，此不但平等報復之黨，即君人糜爛其民而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理此。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盧未人曰：恐異言異服之人潛入國都生亂，故譏察以禦之。

註翼 蔡虛齋曰：關則同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蓋古者關譏而不征，今則主於征而已。蓋失

先土設關之本意矣。盧未人曰：古以察非常不惟官不暴且以止人之暴是謂仁政。今以征商賈不惟不能止暴而官反自為暴是謂暴政。翼註曰：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盧未人曰：謂征稅出入之貨。○范氏曰：古

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張晏曰：三分之

賦斂。反力驗。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

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

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允此之類皆不終

日而改也。輔潛庵曰：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

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吳蘇右

者不能化之也翼註曰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使人行者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

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吳蘇右曰令之不從也翼註曰使人不以道是我使之者不合理的也如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類

註翼林次崖曰此與論語雖州里行乎哉意一般蒙引說最好非專為妻子也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使況他人乎陸稼書曰看來上段當重身上下段當重道字時講上下俱重道字者非今

按岱雲謂時解未為謬也似未是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足也四書脈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包得定見定

內力在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註翼

張彥陵曰此章勉蓄德意陳定宇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胡期倦曰利是財穀不能殺免于死也翼合註曰周於德者飽乎仁義也王觀濤曰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四書脈曰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矯真于譽

千虛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得失二字所包

廣不止簞食豆羹真情發見謂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蓋觀人不於其所

勉而於其所忽忽易而不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

也所安之實即真

註翼蔡虛齋曰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

容耳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空虛無人之謂不信仁賢則國無

故曰無人一般

註翼吳蒸右曰此章見為國之要道輔潛庵曰仁者

引為是仁是大賢賢是眾賢為國固要信大賢亦要

信眾賢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今按仁賢分看蒙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蔡虛齋曰禮義者禮必有

之理

註翼胡期僊曰亂名分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胡斐才曰三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

之皆不以其道矣李休雲曰三件本平說尹氏揭仁

補

註翼蔡虛齋曰政以大綱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張泰

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違昏庸之會

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勸其君下以術而愚其民則

以一夫之身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之矣如田恒之

于齊三卿之于晉是也翼註曰騁其私智兼愚弄人

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如三

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今按大夫得國

是不宜得而得之者非得民心而不可以得立民之

心得立民之心則天下歸之不可以得鄒氏曰自秦

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

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歷

以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歷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趙格庵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同功均利見養生之效也其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祀之蔡虛齋曰築起者為壇壝蓋國以民為本社

稷亦為去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

其輕重如此吳蘇右曰國以民為本以下

註翼輔潛庵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

其職而反視其民如草芥而不恤也故孟子發此

輕重之論而併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而立故也

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陳定

宇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張彥陵曰全重民為貴

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將君與社稷平較便無味胡

期儘曰貴是發最重意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吳蘇右曰四井至微賤也然得其心

則天下歸之虛齋曰此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

人歸之趙註曰天下丘民皆樂天子至尊貴也而得

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張泰嶽曰若夫

然得天子之心而為天子所寵遇不過得為五等之

諸侯而已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是可見民心

之向背所關為最重也吾謂民為貴者蓋有見于此

耳今按註解得乎天子一句而止耳下句以可例推

也

註翼胡期僊曰次節是民為貴意張彥陵曰下把諸侯大

夫配說者只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之所居成聚一年成邑

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之所居成聚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曰得

也

乎天子而為諸侯則
是未得乎丘民者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立賢君就

貴戚之卿言正解
以天子言礙君字是君輕於社稷也社稷不可更而
君可更見君輕

于社

也

胡期僊曰三節是君輕于社稷通義曰危社稷
讀今按不言伊霍之事者主意專在當時諸侯

上故

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張泰嶽曰犧牲既成黍稷既
潔克備其饗獻之物春焉而

祈秋焉而報不愆其祭
祀之期若不失禮于神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民禦

災捍音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置之朱子曰非謂易
言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今按程子以為亦年不順

成八蜡助駕反年不通之意
終臘祭名年不通之意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禮

曰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今按八蜡一
先畜神農也二司畜后稷之官三百種謂百穀之神

四農田畯督農者也五郵長畷郵亭督農者所居及
標表連畷處也六貓虎迎貓虎之神除田鼠田豕也

七坊所以止水蓄水八水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
水也八蜡之數鄭玄王肅諸家所說各異今從蒙引

所改定陳氏曰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
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指南曰以神無功故

不報也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張泰嶽曰社稷
之更置係于生

氏之利害是可見社稷
雖重于君而輕于民也

註翼 胡期儼曰末節是社稷輕于民○旱乾是大旱而地乾燥水溢是天多雨而水漲溢張彥陵曰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脂之意蔡虛齋曰黍稷之在器曰棗盛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盧未人曰感動以志意言奮發以作為言親炙親近而

熏炙之也熏灼也炕火曰炙李氏曰須是日與夷惠居做效其道德方算親炙若泛把紂之暴虐路之為盜來責夷餘見反前篇

惠親炙無功則謬矣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

註翼 偏之聖○奮字勿作奮發有為只與聞文王作

之作用字相似指南曰師也者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中也今按百世之師以一節造極者言故不言孔子也其意專主興起頑懦薄鄙故不言伊尹也朱子薑桂大黃之喻其意可見矣諸家率不會此旨所以致紛紜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胡斐才曰兼四德萬善

天所賦於吾之性人一無仁則算不得人了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蔡虛齋曰父慈子孝兄弟恭

之類皆是以至視思明聽思聰之類皆是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

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盧未人曰單言仁

之率由單言人則形不得理又何所率循非道也惟合仁與人言之則理得入以運行人之所行莫非天

理是謂當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中率性

良而各有條理之謂道仁之理即是道之謂又按程子此條大成本大本誤作圈外今從纂疏本
或曰之延外國木高麗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

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允二十字今按

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一書每言四德而不及信

此兼信言則理雖分明其為後人所增入亦未可識也故註云云

註翼朱克升曰此章見仁為吾身天理而體仁即為率性之道指南曰只重道字舊多以仁字道字

並重非旨管慕雲云論道而乃本之仁者究道之原得之今按呂晚村謂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誤

王觀濤曰看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盧未人曰此仁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言如

仁理也父子人也以父子合仁言之是有親之道義禮智信放此合而言言字只當謂字看存疑謂古今

聖賢之語道者似太深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已見萬聲章下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是困窮的意思君臣皆惡無所與交

也上無能用之君下無能薦之臣無所交接故厄也交字主孔子言為是

註翼朱克升曰此章推原孔子蓋厄之故輔潛庵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

人則何與焉

○貉誓曰誓人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誓名為衆口所訕所安理賴

也賴利也今按漢書前漢李布贊無俚音方方言揚雄著亦訓賴

註翼胡期僊曰此見為士者不患毀而患不能自盡盧未人曰大者甚辭張泰嶽曰每遭人之訕謗

是於眾口甚無所利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此字指則憎

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註翼指南曰無傷言此不足為害李岱雲曰士字且大縣說下引文王孔子如文王孔子尚不免為

眾口所訕多口何傷哉蒙引即以士字指定文王孔子則非矣翼註曰貉替患不為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觀增字可見貉替尚未得為士了○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眾故比常人更多訕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

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群小群小人蔡虛齋曰詩傳以為婦人不

得於夫之詩或謂孟子時詩傳未定既定未及解此也或曰仁人泛指莊姜亦女中之仁者孟子

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毀於叔孫幾肆發語

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

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

可以當之如譖於崇侯拘於羑里是也吳孫右曰二詩非言孔子文王只二聖人之事足以當

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上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林次崖曰兩引詩是寔替大不理於口之言尹氏註人顧自處如何是補其意

註翼陸實府曰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於見溫下言文王雖見溫亦何損於聲問翼

註曰二溫字俱是人愠我即訕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又極其明也昏昏闇與暗也暗昧尹氏

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

順者寡矣

註翼

林次崖曰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九有治人之責者皆然蔡虛齋曰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今按撮言謂專指君說為是不必從輔潛庵曰以己昭昭使人昭

昭者求之己也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入也呂晚村曰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新民也盧未人曰以其字有推己及人意兩個使字重看上使字以身帥言是化之也則不令而行下使字以命令言是驅之也則雖令不從四書脉曰本文無古字不必點出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謂僅容一脚介然

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猶言暫

茅塞茅草也管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

去斷徒阮也許白雲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

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

孟子恐其不足

以入道故教之

註翼

李氏曰或以山徑之蹊間喻人本來之幾希非也。想高子氣質本昏而物欲又蔽止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小路僅容蹊步而已。然用之想他亦必猛地加功成路亦必坦然而明白張彥陵曰為問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四書脉曰此不徒責他有望其亟反之意陳定宇曰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林次崖曰趙氏學孟子去而學他術之說蒙引非之良是蔡虛齋曰朱子嘗以孟子書為孟子自著今觀此孟子謂高子曰與前篇公孫丑曰高子曰同似是公孫丑之徒所記者然實未見得告子先我不動心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孟子亦不名字之矣何獨高子且既可謂之高叟則亦可謂之高子矣然則朱子以為孟子自著者果非苟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

高出的意思

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禹樂聲之美比文王之樂似有高出於上而不可幾及者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

反女九

也周禮所謂

旋蟲是也

趙格庵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

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碎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蠶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蠶

而欲絕蓋用之者多

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

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註翼

李岱雲曰若但以追蠡則亦可尚於湯之大護武之大武矣而第以為尚於文王之聲者想亦偶見文之鐘追未

曰天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美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

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吳伯章曰按車制每車駕二馬

故常城中之涂與途同容九軌出周禮冬官匠人九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

二尺則此涂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

車皆由之衣車出入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

非一車兩馬之力一時兩馬駕能使之然也借此以

年久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

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

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明白

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註翼盧未人曰此亦因高子之言而解之耳其實樂之優劣自有情文功德之辨高子不足以語之

故孟子不與之言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

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

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鄧雉子曰是時齊王已

臻亦必有觀其微者故云然周聘侯曰臻所謂不可

亦未必從利害起見臻口中未嘗計及棠之能發與

否也今按稜書感雲說不必從

註翼四書家訓曰此章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盧未人曰殆不可復是臻以己意疑其不可胡期倦

曰殆將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吳蘇右曰只是改去

前日逞技角力之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櫻觸也陋習意不必深看

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

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其義不獨復有所言故其言如此

註翼趙註曰馮姓婦名中村氏曰為姓則符風反胡期僂曰卒終也張泰欽曰虎急而依負山曲據險自固衆人遂無敢櫻觸其怒者今按攘援袂出臂陶謙之曰士君子不論是非專務求合人情未有不

誤事而喪品者是皆馮婦之類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是也性

以氣言雖不是性之本體亦有生之初所稟于天而自然發出如此故亦謂之性然有分

去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以氣言不可謂我性之所

有而求必得之也輔潛庵曰是解不謂性一句也愚按不能皆如其

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

亦有命也雖富貴之極無所不可為亦有限制而不

靜臺李岱雲謂以氣言不是

註翼 蔡虛齋曰孟子一書無非過人欲存天理而此章又其昭昭者盧未人曰能于前五者不謂性則人欲日消後五者之性益盡能于後五者不謂命則天理日全前五者之命自安陳紫峰曰性字以氣言孫詒仲曰愚按程張所云氣質以昏明強弱之氣言五者之性是以甘食悅色之氣言雖俱是說氣而所指不同且程張氣質之性乃理之在氣中者此云性也即以氣為性亦自異今按此說極有理語類說恐是未定之說陳定宇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厚薄清濁金山兼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

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

邪 亦以所稟言是嬰稟得智之淺者小註兩般之說亦非註旨陸稼書說誤蔡虛齋謂命字意在晏嬰不在孔子可從胡斐才兼說未是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武粉反一音泯物同口邊

也合昭合無波際貌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皆字兼厚薄清濁言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致力故孟子各

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蔡虛齋曰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故先云伸此而後云抑彼若依大全則當云抑彼而伸此○既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其重處即在此伸也張子所謂養味色聲臭安佚則付命於天不謂之性而道仁義禮則責成於己謂之命而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註翼

林次崖曰天道是就在天者言蓋集註有脗合字則是以人而合於天今按稼書謂在人之天道不可從朱子曰至於聖人之天道有性之及之不同是皆所謂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

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註翼

翼註曰何人是問何等人品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明之而正子之為人見矣此則末節二之中意亦不煩全露李岱雲曰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做工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智而未致其精誠意而未至於謙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只得酌量其本分而曰善人也信人也陶謹之曰如云彼固善人也而亦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註翼

盧未人曰何謂善二句正問善信之義非問正子何以謂善信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

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呂晚村曰之謂善三字語氣原

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字耳故

接句即下其為人也然句則可謂善人矣清出本義

李岱雲曰其為人也句是泛就此等人情之同然言也

其善者其惡者以好善好惡言若其為人好善而人

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故曰

可欲之謂善

註翼 賽合註曰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俱泛言之

也充實四句俱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

推其極耳翼註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

類以盡其餘要分列主客蔡虛齋曰可欲從旁人說

謂他人見其可欲也陳紫峰曰但

謂之善未必其可保而不失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聲惡臭如好色是則

誠實無一毫勉强假托之意也盧未人曰本文只言

有善註兼如惡臭只狀一實字然曰實有善亦必

說無惡矣翼註曰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

說統曰有字著力或存或亡不可謂之有今按實有

之亦就上好上說蒙

存諸說不可從

善也無惡謂誠善於身之謂信

善也無惡謂誠善於身之謂信

以置在圈外以其總論二句而獨繫之有諸

己之謂信一條不得不隔以圈如總註然耳

註翼 蔡虛齋曰信即實也今按知之真好之篤而不

失之謂不失即不虛偽也陸稼書謂原一申極

是謂有二說者不可從朱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是都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力行其善以下正解本節武曹說不可從言力

然充滿積實于身無少欠缺九應事接物道理皆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求矣其字指前節註所謂皆實

有之之善盧未人曰充滿即積實亦不似兩平蔡虛齋曰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伊川所

謂富人多寶貧人借看之類

註翼

吳因之曰可欲謂善二句與充實謂美四句口氣不同可欲二句只平釋善信之義若充實四

句則有一步未了又有一步之意隱隱見樂正子所缺者尚多此等最要細心理會張彥陵曰美是純懿

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今按蒙引謂美人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未是有內有外而未盛也翼註曰美人

大人聖人神人俱以人品言故折衷云美字內藏人字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光輝引記美在其中充實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光輝引易坤卦文言中村氏則

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貼大字不論有位無位俱有翼註曰不可以德屬充實業

屬光輝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

註翼

李依雲曰按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也只充實而不已自有光輝林次崖曰大則所性之分能

盡矣然猶待於勉強未能自然也吳恭右曰大字全從光輝上說去聖人地步不遠但微著思勉耳是所

謂可大則賢人之業是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反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七容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林

崖曰化者變之成以顏子好學論守之也非化之也

來參看便明白凡思而得勉而中皆有形迹是守之

非化也不思不勉則無形迹方是化蔡虛齋曰泯然

無復可見之迹只是熟○化即化其大之迹也陳紫

峰曰於向之所謂大者融化而無迹焉張子曰大可

是則自然之境而非人力所能為矣

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吳蘇右曰功夫至

聖神只是熟

而又熟耳

註翼林次崖曰聖則不待勉強而出於自然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陳紫峰曰謂莫測其所以然

也虛未人曰神即是聖非聖

測之上又有神也但自其地之造極曰聖自其幾之莫

測曰神蒙引作兩個人看謂有聖而可知有聖而不

可知者愚意聖而可知者未化故也化而聖則皆不

可知矣武湯不及堯舜夷惠不及孔子皆緣未化今

曰大而能化則聖即是神神與化豈有二乎王罕皆

曰程子恐人於聖外求神如莊生所謂有神人焉便

為謬妄故云然今按蒙引分明與註戾固不足論而

諸家或有依之者未可曉大文聖下有而字註除之

以見不與上文

一例聘侯說誤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未離乎善而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

諸己者或未實也若使正子誠有諸己而惡惡如惡

觀之其不足於信而在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

善信之間也可見矣

去聲仁矣陳定宇曰樂正之資質純粹樂正子志仁

下同仁矣略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

孟子盡心下

三十一

三十一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蔡

齋曰致推極也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學也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故止於善信耳○志於學無惡仁也學而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註所謂結畏之意輔潛庵曰張子弁顏子言之以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致致以漸而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苟己有之則真知之故以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陳定宇曰此信己之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

下一理擴克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信即善之實也美即

善之積也大即善之發也聖即善之安也神即善之至也故曰上一理也輔潛庵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蓋因不害稱樂正子亦隨其所稱而應之也如今人於酬酢稱謂往往有此尊者

亦不以為嫌也對弟子之弟子言及其師亦曰某姓先生盧未人曰之中中字謂自善至信相去之中問也正子善則已過于信則未及故曰二之中今按孟子以美大聖神各有義之辭言故曰四之下程子以聖即神之義言故曰非聖人之上又有二等神人也自不妨以此疑註者非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近人情楊氏太簡而近實翼註曰墨氏只務愛

物至於忘其身，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但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正上見得。

故其反正之漸漸次大略如此吳因之曰且天下亦有

漸次者故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住記而取其

悔悟之新以當也，胡斐才曰悔是恨

誥翼吳因之曰逃墨，一旬一申言逃墨者不遂歸儒，而必先歸楊再逃楊而後歸儒必矣。只是

就墨一邊說而揚一邊反正是且未暇說出盧末人曰

逃是悔其所學之非欲逃而他往也但楊氏太簡近

實苟厭簡而逃即寬一步其勢易就于中故歸儒墨

氏務外不情苟厭煩而逃即稍斂一步其勢必就于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實故歸楊言必歸楊而後能歸儒非與其終于楊也

受之有收而教意胡期僂曰歸是趨就之意蔡虛齋

曰受是儒者受之

不兼揚之受墨也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走出豎吳伯章闌也豕招

局縣反用繩也也羈也係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

其既往之失也指南曰謂咎責之束縛之今按謂彼

之也岱雲謂蒙引謂便是非○此章見聖賢之於異

受者非是謂恐其復放也非

端距與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

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胡雲峯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

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蔡虛齋曰此章何以見聖

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處蓋所謂待之甚恕者只就

歸斯受之見得然則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決其所絕矣即

嚴意何也蓋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決其所絕矣即

今日之恕即

得前日之嚴

註翼

辯字是在未歸之先言存疑諸家做來歸之後者俱誤張彥陵曰筮字以比吾道之闕四書脉曰招是咎其前之奔逸非戒將來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取

之於夏因蠶績成也粟米帶穀曰粟脫穀曰米取之於秋

因禾稼成也力役軍賦以冬而更番工賦以冬而應役丁口所出也取之於冬因

功畢也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

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蔡虛齋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揚炎所立至朱子

時又用之故稱今亦此意也不并取意略同其實所取不止此三者○兩稅謂夏稅秋稅宋史食貨志曰

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開封府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畢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

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潁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

納七月十五日起納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起納後又並加一月中村氏曰州郡農候不均故

徵租之期有遲疾也蓋夏稅兩限秋稅一限也今按此說可從蒙引涉三時存疑限三時之說俱未是

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註翼

盧未人曰戰國時征斂無藝或一時併取其二或一時盡取其三又有分外之征故孟子歷舉古法而深著今之為害緩者非不取也待時至而後取也陳定宇曰用其二一時併用二端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指南曰若一時併取其三則民力不堪而野有餓殍矣一時併取其三則民力愈不堪而父子離散矣湖南講曰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之取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實者安寶得其實謂貴重其所當貴重者也寶失其

寶者危寶失其實謂貴重其所不當貴重者也

註翼

吳孫右曰此見人君當知所寶意○上寶字以所係之重言下寶字是珍重愛恤意○人是百官民是庶民李岱雲曰按國之所立者守先祖祖宗之土而已所以實此土地者在人所以理此人就現成說也若諸侯治國則惟在寶此人民而蓋政事以理之然後有人有土而常為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

趙註特才妄作所以取禍朱子曰特

不循理了硬要胡做翼註曰凡人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一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安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矣妄作非徐氏曰君子一端九機械變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

言猶信也

胡斐才曰上道字作言字解下道字作理字解

註翼

中村氏曰按死以不善終而言盧未人曰小才而末聞大道必恃才恃才必妄作固自有殺身之理然非仕則才無所逞禍未必遽及故孟子於其仕齊即料盆成括之死趙註曰小有才慧而未知其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蔡虛齋曰小有才猶云略有才耳輔潛庵曰道本於性而無方故曰大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四書通流

卷二十九

孟子 盡心下

三十一

館舍也歇上宮別宮名業履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

織履將蓋館人上宮所作置之牖戶上而失之也

翼註曰館於上宮作滕君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

問之者問於孟子也翼註曰或人別慶與慶匿藏也

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

自悟其失蔡虛齋曰自悟其失一句貼在殆非也內

云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

亦不能保其往也不能保其往猶云不保往者之失

夫子之設科教人也如是則亦怒吾已往之失而受

之今本精里先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

記之或以慶履疑大賢弟子本無足取者第設科數

故特記之吳伯章曰朱子前章歸斯受之之指合

為孟子自著則此等處蓋未及更定耳

註翼以為來學今依存疑說吳蘇石曰往者是向日

之不善不是說後日之不善來者來者指來學言陳

紫峰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

仁義之端也盧未人曰如見入井而休湯不受瘠蹴

雖在心不為雖在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

義矣但能推所不忍不為自此通彼無少壅塞而事

事不忍不為則無適而非仁義矣所以為仁義

德也

註翼胡期僊曰首二節示人擴充乎仁義擴充乎仁義擴充乎仁義擴充乎仁義

易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達者推之也是展

是乃仁義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小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指南曰充與達有別達者推之始

之川自川達之海是達也滿諸四海而極其盈滿則

充矣今按慶源新安虛齋皆如此說而註自分明俗

雲計仲說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

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小而無不仁

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

心而無不義矣中村氏曰無不仁無不義是點兩不

可勝用句謂仁義之發用無窮盡也

註翼蔡虛齋曰此節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

與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惟達而後能充

達有工夫充承達說來周聘侯曰上節以用巧言此
 節以成功言相承說張彥陵曰達與克何別自其端
 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克惟達故充然
 不充亦不可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須知不可勝
 用與仁也義也不同上以體言此以用言胡期僂曰
 如無欲害人之心不忍之心也必即此心而充之九
 有類于害人者皆所不忍焉如無穿窬之心不為之
 心也必即此心而充之九有類于穿窬者皆所不為
 焉摘訓曰仁義不可勝用要繳到上文仁也義也上
 仁不可勝用也故曰仁也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義也

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張彥陵曰只充下
無穿窬之心一
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難窮故特
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例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
充無穿窬之心如
此耳意無兩層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吳蘇右曰
爾呼人為汝人所輕賤之稱李岱雲曰按君父謂之
爾汝則不當以其輕賤而不甘受矣此只是以勢加

凌者耳陸稼書曰爾汝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
 二字據蒙引無分別

受之者李岱雲曰貪是貪其利欲昧是蔽其良心隱
是隱而不為人知忍是忍而不肯輕發賽台

註曰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有此念便非不為
 之本心翼註曰貪昧者為利疚也隱忍者為威味也

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真人能即此

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翼註曰如云九有貪昧
隱忍適達其實心者皆

不則無適而非義矣

註翼翼註曰看來自無穿窬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
至便伎隱默一節深一節一步進一步并爾汝

二節亦不可平對指南曰蓋無穿窬羞惡之顯者此
 則蓋惡在隱微之中陸稼書曰又不忍之心易充故
 仁不待申言不為之心難充故復舉類以示林次崖
 曰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己盡善不敢取輕於人
 為克下無受爾汝之實看來不是大註自明白輔氏說
 得是也孫詒仲曰若小註去其可受爾汝之行止是

於無受兩汝一事上致力說不得充字○存疑不取
小註蒙引是矣但因本文受字而云此節就辭受上
說未免太泥今按直解正解約解依雲皆依小註不
可從吳孫右曰無往而不為義即不可勝用意變文
耳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
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結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結音忝○結採取之也問探取猶言探試之探今人

以舌取物曰結即此意也便平佞言未可以言而

不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蔡虛齋曰士未

故意言也故意言是有意存乎其間也可以言而不言

是故曰皆有意採取於人今按便佞是有意為悅也隱難要

使來問恐是未定之說諸家多從之未可曉然其事

又按探取只是取於人謂探取人情不是

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反例吳孫右曰裏

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如此不直心而私

意如此心術使不光明常畏人知雖非穿窬之事而

有穿窬之心則亦為穿窬之類而已李岱雲曰集註

以為特舉以見例正以此類尚多在人識其端而推

廣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

為能克其無穿窬之心也

詰異何杞瞻曰先儒謂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

結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

於穿窬不為而於此或有為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

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陸稼書曰結之之人胸中最

不光明然又不要看做是老奸巨猾須知是日用之

間人最易犯之病陳定宇曰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

齋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

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吳孫右曰上文穿窬爾汝士似可以不慮若此語默之微士尤當留心斟酌張彦陵曰充字尚在言外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則上於袷不下於帶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是借言以舉目前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如言事親敬兄則有孝悌之理言目視耳聽則有聰明之理

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李岱雲曰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高速之速故道存只是

至理存非高速存也

吳孫右曰此章示人以言道之準見不必過求之遠博而當求之近約也輔潛庵曰是君子教

久之事胡期僊曰守執守約斯道之本源處博斯道之發用處孫詒仲曰蒙引以孺子之歌觚不觚等為言近非是今按翼註論鴛魚而上下察等之說亦非是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脩其身而施博天下也

輔潛庵曰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張南軒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蔡虛齋曰引譬起下胡期僊曰人

病如言常人通患舍其田例不守約芸人田例徒務求人重是專于治人欲天下平自任輕是忽于自

修張泰獻曰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就如
金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今按講疏謂
芸人之田只是責人芸田正解謂徒欲人之各修其
身所求于人者重俱未是劉上玉曰此條便承君子
之守意而單結之亦古人
隨意說文不必拘拘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反鳥故壞不假脩為朱克升曰此性字以

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蔡

虛齋曰得全於天謂所得於天者全也張泰獻曰其

初無虧欠及後聖之至也輔潛庵曰此言反之者脩

為以復其性自然而至於聖人也輔潛庵曰此謂

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

無意而安行性也朱子曰性下合有意利行勉而至

於無意安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

及其成功則一也呂說數性字皆性者也

註翼張彥陵曰此章以性字為主把堯舜湯武做箇

樣一性一反始列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

意指南曰者字以人言林次崖曰之

字指性朱克升曰反之舉成功而言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盧未人曰容

細微曲折無不中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

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

意而為之也蔡虛齋曰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

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輔氏之說錯

認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輔潛庵曰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

其餘今按此皆字總統四件說

註翼

翼註曰此節四平看為是各段俱重自然意今按虛未人說不必從虛未人曰動容舉一身而

言周旋曲折也蒙引以動容為頽貌周旋為動履未是指南曰為父死故而哀其子弟為子弟故而哀其父兄便是有意哀為死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惟知當哀而哀耳今按此說極是存疑不欲生者我感故哀之說固未妥徐若泉熊伯甘李岱雲說亦欠穩蔡虛齋曰經德常行也常行一循乎直道正理而無所回曲非欲以求聞於人而干祿利也○言行相關言亦行中之事也言語不信則行不正矣說統曰要之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翼註曰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意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輔潛庵曰九古聖賢之所制者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

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為子而孝為父而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點命有所不計自至吾無所趨也凶耶禍耶亦聽其自至吾無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

矣此反之事反之事脩為以復其性之事未及成功也故上註云性之德而此無

德字其意董子所謂有傳答江都易王曰仁人者云可見矣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安焉行法以俟

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執焉之賢按朝聞道夕死可矣以誠有所

得者言故引之以證為執焉呂氏曰法由此立不待

合吉凶虛齋所謂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由君子而進于反之之聖

註翼 指南曰此不實指湯武行法亦不必精上四件四件亦括在中蔡氏曰行字著力有修為工夫

反之意正從此見呂晚村曰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吳蘇右曰而已矣者見得法如此吾行吾法而已而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以俟

藐輕之也朱子曰藐其堂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

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註翼 朱子曰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陸稼書曰此章

不對戰國游士說對吾儒之乘道而氣未足者說苟為此氣概勢必至果論儕俗典學阿世如鄉原指南曰勿視其巍巍正是一氣說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楠音角也題頭

也趙註曰榱題屋簷也虛齋說不可從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輔潛庵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此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註翼 盧未人曰堂高二句是大人宮室之美食前二句是大人供御之盛般樂三句是大人宴遊之志皆所謂巍巍也指南曰得志者得居其位以行吾志古之制三字極妙自古聖賢之踐履規規繩

各中天然之則毫無踰越于外以此自律觀彼之宮室峻麗食餼華侈飲樂遊畋充斥皆非法則所當然祇貌乎小耳嘗何暇耳目而動其心哉胡期僊曰驅騁是走馬王觀濤曰制字有味正對他故縱無制說四書脉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為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今按四書鏡謂皆字所談廣非註意限定堂高數仞以下說為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謂不節謂無節也非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

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胡斐才曰沈是沈於水而不可浮溺是溺於水而不可出輔潛庵曰程子又極其微細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克治若待其周張則用力又難矣陸稼書曰看此所指亦是好的欲

註翼 李安溪曰養心是養其仁義之心非徒養其虛靈之靈也翼註曰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戕害字看存字對馳騫字看今按寡欲欲之寡也非寡之也諸家說不可從陳紫峰曰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張南軒曰存者謂其心之不亦寡乎雖有存焉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雖有存焉不過

偶得之耳
不亦寡乎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俗作棗朱子曰只是

大者曾子以父嗜好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

食也蔡虛齋曰夫曾子所以不忍食羊棗者以為吾

此曾子所謂食必思親者也猶所謂母沒而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炙之夜炙

音也

註異 祭虛齋曰意以曾皙亦未必不嗜膾炙而曾子

膾炙人所同嗜者也羊棗所獨嗜者食之則有感於心而

不忍食者矣此猶諱名不諱姓然則曾子之食膾炙

為父所獨嗜也胡期僂曰諱不顯稱今按以逮事父

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林次崖曰諱名不諱姓

做親名說方是若他人之名背後有何避忌而諱之

張泰嶽曰譬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

并親之姓而諱之非重於名而輕於姓也蓋姓是一

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

諱親之名不可諱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

膾炙也哉又按諱名不諱姓證觸感之心發於所獨

也趙註以君父言次崖麟士直解正解約解以父言

講述養合註困勉錄

泛說為是今從存疑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狂貼而略於事貼簡謂不屑於

物皆是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

也林次崖曰狂志大也簡略於事也由其志大故進

取由其略於事故不忘其初胡期僂曰不忘狂簡

之初心李岱雲曰進取是狂之壞處此語與論語小異

好處盧未人曰全章是又其次分上是詳推聖人思

狂狷之意見傳道之望般下是詳推聖人思

願之心見衛道之情切翼註曰此章以中道作主中

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

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

鄉原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

常之道於不泯耳胡期僂曰歸指歸魯吾黨之士指

門人在魯者說蔡虛齋曰孔子在陳何獨思魯之狂

士也萬章意以為孔子何不以其上者而取於狂士

耶李岱雲曰萬章尚有何以謂之狂也一問此只述

孔子語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

獯音綃○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

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

所不為者知耻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

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註翼翼註曰中道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有狷之守

而并融其偏者也吳孫右曰與之謂教以學問

白書輯疏 卷二十九 孟子 盡心下

之功而進之聖人之域也指南曰次字承上說來還兼狂獨意今按此說勝諸家說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蔡虛齋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吳孫右曰此問狂者之人豈不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略於

其事見反形句莊子太宗師篇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潛

必盡然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離婁上篇季武子死曾

皙倚其門而歌略於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

之撰志事見論語先進篇牧皮未詳經傳並無所見故其行未詳

註翼翼註田如字有不能盡舉意張秦嶽曰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門人顧麟士曰此亦只舉其

人不重微其事恐妨下問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吳孫右曰乃問狂者之寔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說文嚶誇語也言出於志

故趙註云志大言大而集註仍之翼註曰不是重平兩平語觀白文提其志二字於嚶嚶上可見

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

覆敷救也言平考也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翼註曰不

貴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

今按存疑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

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 李岱雲曰按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

人同是便他識見已到這裏惟志實與聖人同故說暮

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物各得其所

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非徒大而巳但言與志是一

般行不能掩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惟不掩

所以為狂若掩則不止於狂矣陸稼書

曰玩此節程註則似簡是狂之病處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

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

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

見矣其志寥寥然誇大早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稱

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

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

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

見矣其志寥寥然誇大早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稱

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

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

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

見矣其志寥寥然誇大早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稱

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

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

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

見矣其志寥寥然誇大早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稱

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

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 萬章兩問

不及獯者然孟子上文所引孔子之言則無及獯者

故上節既解所以思得狂者之意此節又解所以思

得獯者之意以完必也狂獯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

語故曰遂解也遂兩事之辭 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

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所以不獨孔子

得狂而併思 屑潔也

得獯之意 屑潔也

註翼 四書家訓曰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要善看上文

相悖還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舊以造就未成死

亡離散說不可得未妙今按依雲從晚村說誤周聘

侯曰蓋聖人欲裁成後學原不止於一二人惟琴張

曾皙外狂者寥寥亦無幾人所以因狂及獯也呂氏

南皆謂中行之次也趙註蒙引淺說直解因之皆謂狂者之次也據上文故思其次兼狂狷說則中行之次為是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反克角字出榮辱篇富國

論篇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

愿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亦未為真愿也

者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

吳孫石曰德句預透宜渾指南曰切不可過門不入而不恨之用出恐碍下而非之無舉二節

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去而痛絕之也

孔子語萬

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孔子曰以下引孔子之言曰何如斯以下問也

李岱雲曰按萬章先有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一段意思在胸中見得他有所

於中行可以入道而勝於狂狷矣乃中行不可得寧

思狂狷之偏而不思鄉原且寧思得狂狷之偏而深

惡鄉原故實究鄉原之為人翼註曰似德非德而反

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

問不可說明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為人之

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

德也立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不

憾之意陳幾亭曰鄉原即無位之伯者伯者即得位

之鄉原在下則為學術在上則為事功其實一

也自以為是假仁之心眾皆悅之驩虞之象

曰何以是喭喭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闇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

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詩有扶之杜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我同父獨

行一人行路無伴之謂撮言說陸稼書曰玩註不見親厚似總說踽踽涼涼又按此說可從詩傳曰踽踽無所親之貌親字貼踽踽厚字貼涼涼踽踽不見親於人也涼涼不見厚於人也正解謂踽踽屬行已

待人多翼註謂涼涼是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嘍嘍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獯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

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以上皆釋鄉原之言又按有此志則斯鄉原實有此言不可從

閻如奩人之奄周禮酒人

康成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閉藏之意也

林次崖曰是韜藏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此

鄉原之行去聲也

吳蘇右曰生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見其志之言○是鄉原也只粘上句說不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註翼 翼註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方是問鄉原何以

謹厚之稱若無害於德也而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胡期僂曰萬章曰一鄉之中公論所出也今皆稱其為謹原之人則可稱于國于天下宜無所往而不稱其為原人矣李休雲曰虛齋謂人慕效之失之遠矣今按直解說亦失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

無可刺也翼註曰如孔子云孰謂微生高真大槩說他不直是非之也又云或乞醢焉乞諸其

鄰而與之是細數其不直之實事是刺之也刺字如以刃鎗刺人有深入攻擊之意蒙引云非輕刺重是此意○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流俗者風俗

頽徒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反汚濁也非忠信

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翼註曰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事不苟此即中

道之散見處○廉潔不必認定不貪財利允括辭好脩皆是指南曰似者不根于心而徇于迹也

註翼

說上節重自以為是賊德是賊己之德下節重

兩意殊而非亂德是亂人之德將孟子之言分作

證也原是一意蓋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人已

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

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也若謂亂人之德則如

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義乎二節必須一意貫

看始得○無舉無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也同

流合汚言其巧為迎合以處人言也此四句且輕虛

居之二句方實落○故字總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為

是今按同乎流俗以志言合乎汚世以行言正義說

可從蒙引謂流俗狹汚世廣講述謂流俗就一鄉言

汚世舉一世言不可從蔡虛齋曰忠信以立心言故

曰蒙引存疑皆云自以為是句極重不可泥蓋謂此句不可忽則可謂此節專重此句則不可又按衆皆悅之故人或效之自以為是故迷而不反皆所以為德之賊也張泰嶽曰今鄉原竊其近似而掩其本真在己既不覺其非在人又皆惑其偽非德之賊而何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也惡苗也惡佞也惡亂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盧未明其所以害德以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是之亂德也似義而非義也林次崖曰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底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徹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林

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註翼盧未人曰首句是總冒下數句歷指其目歸重鄉原一句惡莠等句特舉類見例耳張彥陵曰真是固為盡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胡期僊曰苗穀之始生翼註曰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四書家訓曰亂字看來只是似能亂真使人莫辨之意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敘不明者復明也對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蔡虛齋曰即上文所謂德註中所謂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

當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定陳

字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揚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今按指南說不可從世衰

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

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護。孫詒仲

回護委曲掩覆也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曰吳氏

云是非明白八字貼正字愚按註是非明白八字在與於善之下乃說民興後無邪慝之故非貼正字也

之者蓋邪慝不足以惑人則邪慝亦將返而自止矣

是邪慝。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獯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獯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

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

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註翼朱子曰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

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

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翼註曰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達而在上則為

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

孟子自任之意呂晚村曰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

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與都就

知勝蒙存舊說依雲以呂說為非似未是胡雲峰曰

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

人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以理言李氏曰

澤五百年後必將漸息非再得聖人出蓋聖人之興德

來整頓一番則聖道絕而人心死矣然亦有遲速

不能正五百年以氣言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

道也翼註曰二知字宜深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

者只是惟精惟一以明其德而推以新民而已

註翼指南曰此章歷叙道統之傳而寓自任之意上

三章疑叙群聖之道有所傳末因以見知自任

之望人以此知之意吳因之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

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知安得有聞

知通章口氣原是如此說者謂重見知信矣然此章

之旨本為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所傳

而後聖之道遂失所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

歸來處又在聞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

而聞知者則通章脈路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

輕看聞知則是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其傳之

本音矣四書家訓曰五百餘歲大槩以常數言却不

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無待於人耳

林次崖曰即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之其意若云堯

舜之道惟禹皋陶見知之於先故湯得以聞知於後

耳下二節都是這意吳孫右曰若禹與皋陶則親見

其道而知之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而堯舜之道湯

傳之朱子曰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

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

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蓋以同時言

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

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也為湯左相

去聲出趙註胡雲峯曰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

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

子盡心下

四書輯疏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

註翼

吳蘇右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而揚之道文王傳之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出正義文王賢臣也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

而知之也孫詒仲曰集註引子貢之言只以證孔子聞知之意如此耳其實子貢所云文武之道乃以謨訓功烈言非此章道統之傳也今按道統

之傳固雖未止謨訓功烈然無見知則無聞知不但心傳而又必有事實矣故註引子貢之言以例其餘也雲峯虛齋說兩存而可也

註翼

吳蘇右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

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

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其辭婉然乃所以自見其

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天理以下在事物上者言民彝以下在人心中者言總言之則道也百世之下必將有神

會而心得之者耳其意深之字指道統之傳胡雲峯曰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

而知之者言也陳定宇曰為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故於篇終歷序群聖

之統而終之以此此字指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人以

俟後聖於無窮也後聖兼開說未止程子指南曰孟子分明

詞以已得見知聖道但不好直自承許故用微婉疑其

旨深哉○有宋元豐神宗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

公文彥博文彥博字寬夫宋人封潞國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

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平學不傳千載

宰音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

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音茂目不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理以人所行言胡雲峯曰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

不明其害有甚於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陳定宇

道之不行者也大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文彩復明於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

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之

稱去聲情也哉情實也名稱其實也又按所向學之始

知有功斯道也所至不極則不能知名之稱情也所

以識者或鮮矣輔潛庵曰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

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孫詒

仲曰胡雲峯云伊川墓述言道不明之害與孟子之

曰書章句 卷二十九 孟子 盡心下 五十一

意昭合故註述之誤矣

註翼

後吳蘇右曰末節重在一个今字隱然有守先待

者無容自諉矣許白雲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其

而不言蔡虛齋曰是承上文數簡見知聞知而云以其

見知聞知字已重見疊出於上文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九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肆

京都三條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同 寺町通松原下川

勝村 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本町通横山町壹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